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震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口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虧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神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體之以玉

而祿焉乃後合祭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祿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日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丘以饋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掌函鍾林鍾地林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來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族大族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族大族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  
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鐘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  
宮之所生屬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  
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  
靈鼓靈鼗四西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  
木土殼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  
靈鼗六西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  
者陰竹主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聲讀當爲大韶  
字之誤也疏凡樂者此辨三大祭用樂之異也賈疏云此三者  
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云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

族爲徵姑洗爲羽者三大祭之樂皆首舉四調者爲歌奏之通  
均也云鼙鼓雷鼗者金奏用鍾鼓也下管亦奏鼙鼓云孤竹之  
首者下管也云雲和之琴瑟者升歌時鼓瑟琴以歌詩也此三  
大祭所歌詩唯下文宗廟云九德之歌圖上方丘歌詩未聞凡  
樂節升歌在下管前此經先言管後言琴瑟者文不次也云雲  
門之舞者興舞也凡舞在合樂之後燕禮記云遂合鄉樂若舞  
則勺注云勺頌篇旣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是也賈政云天月雲  
門炮用咸池宗廟用大韶者退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  
卑者用後代爲差也云冬日至者春秋經所謂日南至於周爲  
孟春而云冬者據夏正中冬月凡此經四時並用夏正周書周  
月篇云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也賈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禮

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月萬物秀出之時也案二至祭天地鄭注不辨月日賈謂必於二至日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賈逵說同今祭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以爲魯郊用冬至之月辛日與此圓丘之祭雖無涉然謂用冬至則同依鄭彼注用辛似謂用冬至之月故郊特牲孔疏云案聖謹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張融

云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圓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鄭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曲禮疏引崔徽恩說則謂圓丘用冬至日不皆用辛金杓亦云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万物彪注云致人鬼于祖廟致物彪于壇壝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實據至月言之今案張融金榜說足申鄭義此經一二至祭圓丘方丘猶左袒五年傳云啟鑿而郊夏正之郊不必正在啟鑿之日則圓丘方丘亦不必正在二至之日矣又祚氏云夏日至令刑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雍氏掌殺草云夏日至而夷之冬日至而耜之此皆必不能限以一日者以經證經則一二至之祭謂其月自無

疑義云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方丘宗廟同說文口部云圜天體也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金鸚云圜丘非人所築之壇周禮不徒言圜丘而言地上之圜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壇不得謂之地上矣賈疏云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者圓象天圓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間東西與南北方皆可案圜丘方丘賈謂並取自然之丘未必在郊亦無論方位郊特牲疏引馬昭說同孔則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參孔說與賈不同以孔爲長泰壇祭受命帝明堂祭五帝並在南郊則圜丘築吳

天亦在南郊明矣漢魏諸儒並謂圜丘在南郊故多并郊上爲一祀史記封禪書又說秦入神有天主之祭云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日時蓋亦放此經圜丘之制而義小異又案此奏之總冢上鼓管琴瑟舞爲文周書本典篇云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明凡興樂通得稱奏與上文歌奏對文爲專屬金奏異也云若樂六變者賈疏云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入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一爲七成又從第

二至第三爲入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  
爲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  
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從其餘大謨已上雖無  
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  
詒讓案經云樂六變八變九變者皆謂金奏升歌下管聞歌合  
樂與舞諸節各如數而小成如九德之歌卽升歌之九終九韶  
卽舞之九變也蓋祭初樂作不過金奏六變八變九變而鬼神  
而已出降本不待合舞之後而賈專據舞變言之義亦未析唐  
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凡樂之變數皆取所用宮之本數爲終  
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鐘在未未數八故以八變

而止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爲終也所以用其數爲終者凡樂以律均取其中聲之調各得其辰中和故及其辰終數也江永云揚雄太玄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己亥爲四亦卽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鐘爲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其數七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案江說與崔氏義宗說足互相發明江謂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大磬之樂九變而終說本劉敞劉又引書蕭韶九成及此經九磬以證大磬之終於九其說近是若然依樂記說大武蓋亦六變而終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禹命臯陶作夏籥九成則大夏蓋亦九變而終惟大濩變數無攷至上文說六樂一

變至六變各有所致彼總家上六樂爲文而止於六變者蓋彼  
據中祀以下不用備樂故王多者六變而終與此大祀用盛樂  
不同也賈猿樂記說大武六成之義以釋此經六變八變九變  
之文樂記孔疏引熊安生說六成義同卽賈所本也黃以周云  
熊說大武立四表昉諸大司馬田獵之法田獵立表自南始故  
以至北之表爲後表而田獵之行自北始故鄭注以初鼓及表  
自後表前至第二又鼓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三鼓及表自第  
三前至前表四鼓而退及表自前表至後表準鄭此注則武始  
北出自北表前出至第二表再成自第二至第三表所謂再始  
以著往也三成而南自第三前至南表所謂周德自北而南也  
四成而南固是還自南表回至第三表所謂復亂以歸歸也至

六成又自第二回至九表復釋以崇所謂樂終而德尊也至圓上奏樂六變用雲門方正奏樂八變用咸池宗廟奏樂九變用九辟其舞之行列未必同於大武貢肅仍以大武約之固未必然又因九變欲至北表以象歸遂謂武舞北出自南起更屬難信案雲門咸池大磬舞位今無可攷熊賈據樂記北出之文謂舞位從南始黃氏則據大司馬注義謂當從北始其說亦通既無可質證姑兩存之云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者明大祭備享眾神禮運云祀帝于郊而百神受職是其義也賈疏云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云夏日至於澤中之方正奏之者中夏日北至於周爲孟秋貢肅云因商以事天故

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上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上象地方故也金匱云周禮不徒曰方上爾曰澤中之方上上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不得謂之澤中矣詒讓案方上亦當與秦折同在北郊史記封禪書說秦八神地主之祭云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圖上云此秦制之謬與此經正相反也云九德之歌者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宗廟之中又別有九德之歌者顯宗廟之祭所歌之詞皆是揚宗廟之德故加以九德彰明九廟之德章成九功之義賈疏云以人神象神生以九德爲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云於宗廟之中奏之者賈疏云不言助祭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自此宗廟無所對謂祫祭也但殷人猶於三時周禮惟用子孟秋

之月爲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祫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祫是也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者賈疏述經人鬼下有皆至二字疑唐時別本如是石經  
及舊刻本並無注云此三者皆祫大祭也者明此三者爲最  
大之祭詩周頌孔疏引鄭志云祫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賈疏云  
案爾雅云祫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福則皆有祫稱也祭法云  
祫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圜丘大傳云王者祫其祖之所自出  
據夏正郊天諭語祫自獸灌搆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祫大  
祭也諭讓案此天神之祭爲圜丘祭昊天上帝之祭爲方丘祭  
大地人鬼之祭爲大祫通諭之祫又天神有南郊祭蒼帝地帝  
有北郊祭后土又有明堂合祭五天帝五地帝人鬼有吉祫大

禘五者亦通謂之禘是禘爲諸大祭之總名也云天神則主北辰者謂圜丘之禘歟天神皆從祀而以北辰爲主也冬至圜丘祭天皇大帝卽北辰曜魄責詳大宗伯疏魏書禮志游明根等議云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禘五精星辰也史記封禪書引周官云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是司馬遷以此圜丘爲卽南郊之祭其云迎長日之至者兼取郊特牲文也鄭則以圜丘祭昊天在冬至南郊祭受命帝在夏正月二者不同齊書禮志引王肅云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郊特牲疏亦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

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正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祭法孔疏云張融以圜丘卽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以上孔所引聖證論王肅張融等說並依董馬諸家義以此經圜丘卽南郊家語郊闢篇注說同郊特牲疏申鄭義云王肅以郊上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骍牲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錞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  
下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牘圓鍾之等  
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駢犧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  
及郊天所用又云爾雅曰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同  
上與泰壇別也孫星衍云大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  
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  
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帝非一肅  
猶得妄謂之五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  
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  
神非一祭矣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日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

事天下言巡狩方獮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於郊經文及鄭注三祭意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謂何得非之乎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說文作埽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上挑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圓丘與郊豈得云一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圓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案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革

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廟丘之明證蕭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廟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廟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廟丘之祭索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廟秦一夏至祠地祇并祠五帝而封廟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據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廟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廟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祝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略莽蓋據歆之議也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廟丘爲南郊乎案孔孫說是也惟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又云牲幣放其器之色此專據禮方明玉非祭天禮神之玉也鄭以彼爲廟

上之祭與南郊玉及牲幣並異實非經義此不足以折王也詳  
依疏云地祇則主嶧嶠者釋文云嶧嶠本作混澗案正字當作  
昆侖此謂方上之神眾祀而皆從祭而以嶧嶠爲主也鄭以夏  
至方上祭嶧嶠爲大地之神與孟秋北郊不同詳大宗伯疏金  
鶡云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蘿粟蓋祭地亦用犧也而國語言  
禘郊不過蘿栗則祭地亦禘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祭法國語言禘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禘亦必兼之禮運云  
魯之郊禘非禘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言郊也故下文禘  
吉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禘  
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  
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醫配國上亦當配方澤也此

說自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以  
地統於天故略之耳案金說是也方丘與北郊異同詳典瑞疏  
云人鬼則主后稷者謂宗廟大祫之祫四親廟二祧毀廟先王  
先公及功臣皆與享而以后稷爲主以后稷爲周之始祖也大  
祫亦詳大宗伯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明此三樂皆祭祀  
致神之樂也謂天神地而祭日始迎尸升壇時人鬼祭日始迎  
尸入室時皆先奏樂以致神使來降也漢書禮樂志云叔孫通  
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祫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  
也蓋秦漢祭無尸而亦有降神之樂與古禮同郊特牲孔疏引  
皇氏說圓丘之祭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  
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

五  
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通典吉禮說  
圜丘之祭云祭日之晨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  
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率  
牲而殺之次則寶牲醴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埽於丘壇  
上而祭又說方丘之祭云其日王服大裘立於方丘東南西面  
乃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說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  
燎之以求神案皇說圜丘之祭先燔柴而後作樂降神而杜說  
二丘之祭則皆先作樂降神而後燔燎二說並異經注並無明  
文攷郊特牲疏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  
始以煙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致神始以血爲  
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裸爲歆神

始以腥爲陳饌始大宗伯賈疏說同案依熊說則祭天升煙與  
祭廟祔節次相當鄭此注謂宗廟作樂降神在祔前則祭天作  
樂不當在燔柴後皇說之誤明矣禮運孔疏又謂禘祭無降神  
之樂與鄭熊說並不合亦不足據云禮之以玉而祔焉者賈疏  
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祔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  
不祔又玉人與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  
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祔焉據宗廟碧獻  
祔是也宋賈說是也鄭意經三祭同云可得而禮而事則異天  
地神而皆無祔則以玉禮神人鬼無禮神之玉則以祔鬯爲禮  
也賈深得鄭旨但蒼璧黃琮非郊丘禮神之玉詳前郊特牲疏  
引皇侃說圓丘之祭設正祭後乃云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又

云無祿唯七獻通典吉禮說二丘之祭竝七獻無祿其宗廟大祿則有祿無祿神之玉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大祿云尸人室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凡樂黃鍾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當灌之時眾戶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不云有祿神之玉竝與鄭義合依鄭義則大祿作此諸樂畢乃祿故經說樂訖乃云人鬼可得而禮祿與時享禮亦當同而郊特牲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孔疏謂周四時常祭皆尚臭若大祿則仍先用樂蓋以此注爲專據大祿未知鄭意然否至通典說大祿謂先行二禫乃作此黃鍾爲宮以下之樂則顯與此注敘次違僭不可從也云乃後合樂而祭之者鄉飲酒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歎聲俱作金鶴云合樂堂上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作其詩

或雅或南其器入音畢奏此樂之終也賈疏云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案賈說薦獻訖乃合樂者謂朝蹕薦腥后四獻之後而合樂故前疏謂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是也祭義云反饋樂成注云反饋是進孰也蓋樂合於進孰之前而闔於既進之後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四獻之後薦孰時則大合樂與賈說略同通典吉禮則謂圜丘七獻大始九獻之後而後大合樂是在諸獻通畢之後與崔貢不合疑非也今攷合樂在饋孰之前鄭賈說與祭義合是也但謂合樂卽上文之以六律六同五聲入音六舞大合樂則不竊詳前疏依賈述鄭義凡大祭薦獻之前有降神之樂後則有合樂樂之律均及節次略同賈大師疏謂大祭祀下神合樂皆升歌清

廟是則降神之樂始金奏升歌次下管間歌至合樂與舞而終及至大合樂又備此諸節降神與合樂節次無複無理且祭樂與饗燕樂賓之樂大致相同燕禮郊特牲說饗燕樂亦無兩次重舉則祭禮似不當如此之錄況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蘇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殷大祭降神之樂亦三闋而止以樂節推之蓋不過金奏三終而已而謂周人本不尚聲其宗廟降神之樂乃歌笙箏合以至大舞各備九變其錄乃過於殷禮數倍其可信乎細繹此注前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又云合樂而祭是蓋降神合樂兼賅通舉非謂自凡樂以下至大舞等皆專爲降神之樂而合樂又當別求之他章也合樂時堂上與堂下歌舞齊奏舞則王親在舞位其禮尤爲隆重然亦止

具文武二舞不必備六舞上大合樂之文乃通論樂事非祭後之合樂也鄭說禮釋後有合樂得之而謂備六樂則非詳前疏又案鄭前注引虞書憂擊鳴球之文以爲宗廟九奏之效應尋文究義虞書祖考來格文在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之下則升歌之樂卽以降神而下管諸節悉在其後以書禮經注互和推校鄭意自謂降神合樂節無重舉以次推之蓋金奏爲迎尸之樂升歌爲降神之樂合樂爲饋孰曉之樂而舞亦并作焉惟下管閒歌當薦獻何節經注並無說意者下管爲二祿之樂閒歌爲朝蹕之樂與引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彼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彼注云凡大祭日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況配五帝也案漢書韋玄成傳引大傳文作祭義玄成釋云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卽鄭大傳注所本然則彼爲南郊祭感生帝與圜丘祭昊天不同此經方說圜丘之祭不涉郊祀而鄭乃以大傳此文與祭法說圜丘之文韋連竝引者益欲明王者祖出於天故禮郊竝以祖配鄭詩大雅生民箋以姜嫄爲高辛世妃則周祖稷卽亦祖譽天爲稷之所自出卽亦爲譽之所自出大傳雖本言稷配郊而義可通於譽配圜丘故先引此文以起祭法禡穀之義與大傳注信固無悖舊唐書禮儀志有晉表謂此注以大傳補爲冬至之祭誠其與大傳注遞相矛盾

非也又攷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志趙商問大傳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以爲祭天皇大帝與今大傳注不  
同則疑鄭先定記注本以爲圜丘之祭今本記注乃後定所改  
此注引彼作證或用先定之義亦未可知至賈疏謂引證郊與  
圜丘俱是祭天之禘則經本不言郊而注乃援郊祀之文以證  
義鄭意必不如是矣又案大傳此文亦見喪服小記鄭皆以祭  
天祖配釋之而王肅聖證論則謂禘爲宗廟之禘非郊禘其說  
舛謬不足信近金橋則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下云而在四廟蓋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爲主稷黃以周又  
據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郊特牲疏  
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

所自出謹祿廟自出爲祖廟之祭此則於經義似尚可通謹附著之云祭法曰周人禘礪而郊稷謂此祭天圓丘以礪配之者謹圓丘之禘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礪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礪而郊冥周人禘礪而郊稷鄭注云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是彼禘卽此圓丘之祭故注引以爲謹孔疏云知此是圓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圓丘耳但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據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神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虞氏七世

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祐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烏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韓之妖說又郊特牲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卽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堯無廟故知周人尊營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著者周公禪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嚳配圜丘非也又詩

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嘗配圓丘之文知郊則圓丘圓丘則郊詔謹案依鄭大傳祭法注說王者以天爲祖所自出周南郊則以稷配天圓丘則以鬯配天祭法之禘嘗卽此經圓丘之祭也王肅纂鄭則以祖所自出爲始祖祭法之禘爲宗廟大禘以嘗爲后稷所自出故禘嘗而以稷配之此經圓丘則與南郊爲一祭以稷配卽所謂郊稷也二義舛鑿南北諸儒申彼細此迄無定論唐宋以後儒者多遵王義而鄭義益晦近金榜申鄭云天祭莫大於圓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興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蕡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白射其牲王后必自簪其粢盛俟宗廟之事必

自躬其牛剗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蒸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亦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蘿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蘿栗蒸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孔廣森亦云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章立成日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豈秦儒者相承之正說鄭注因之自王肅以禘爲祭廟非祭天又誤名圓丘之禘爲郊謂郊非祭五帝抑何不信古之甚也且舊嘗借天子之禘禮祭矣魯之視文王猶周之視帝警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俗儒

所云祭始祖之父於始祖廟者周本無是禮矣王者自天受命推所自出本之於天固無足怪況大人履敏駕鳥命降商周之興實由神感諸儒乃疑祖之所自出不得爲天獨非陋歟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飯則有房烝全烝合升也房烝肺升也儀禮用牲合升有四冠之醴也昏之共牢也盥饋也喪之斂奠也而皆用特豚自餘凡成牲者則皆肺升祭天用犧特豚之類故亦合升若禘果爲宗廟之祭則角握之牛無不肺升者也金匱又申鄭祭法注義云魯頌籩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此禘祫之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是知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圜丘之禘也楚語禘郊祇曰牲不言羊豕是特牲也宗廟言牛羊豕

是大牢也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牲乎且  
禘之爲字从彑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圜丘祭天是禘之本義宗  
廟之禘乃別取審諦之義王肅見爾雅禘大祭與釋又祭連文  
遂以禘爲宗廟之祭殊不思釋又祭也一句乃爲下文周日釋  
商曰形夏日復胙三句提綱本不與上文連則禘爲祭天明矣  
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此文爲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  
可專指宗廟之禘哉祭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  
等詳其配祭之人意主於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  
而不言豈獨圜丘哉安得以無圜丘遂謂其非禘也周官圜丘  
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於同故不一一言之豈可以  
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其名但云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帝大祭祀而已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且禘譽之禘肅謂祀舊云后稷廟以譽配之是以祖配祖也經傳唯言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也祖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帝爲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邵天子諸侯皆以始封者爲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稷也稷契既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譽又有聖德故圜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

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于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  
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譽而卑稷也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  
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  
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譽配圓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  
略譽者以方言嚴父意主於近者稷近而譽遠故略譽而不略  
稷也安得以孝經無帝譽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又申鄭大  
傳注義云荀子云王者天大祖董子云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  
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爲天矣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所謂萬物者實兼  
人而言人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久之本故祭

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王肅難鄭以亂禮之名實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爲冬至圜丘之祭郊爲夏正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爲郊也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大祖亦有廟而得配享於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於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嚳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並言邪大傳上言祖下言大祖祖卽大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大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大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堯堯非大祖與下文諸侯大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

禩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禩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禩又可知郊與禩通也郊社之社木是祭地而得謂之社亦散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讓其亂名實乎案二金及孔說是也云圓鍾夾鍾也者隋書音樂志引賈逵說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圓鍾卽夾鍾也圓鍾以周匝爲義案賈鄭蓋以十二律名鍾者凡四此章黃鍾函鍾應鍾並已具獨夾鍾未見故以圓鍾爲夾鍾也隋志又引馬融注云圓鍾應鍾也案此致人鬼之樂別有應鍾爲羽則馬說非也云夾鍾生於房心之氣者大師注云夾鍾者卯之氣也李涪風乙己占云氏房心宋之分野於辰在卯爲大火故夾鍾亦得爲房心之氣也云房心爲大辰者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云天帝之明堂者開元占

經東方七宿古引石氏云房爲天子明堂王者歲始布政之堂  
又云心爲明堂賈疏云案春秋釋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官之  
注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來鍾房心之氣爲大辰  
天之出日之處爲明堂故以圓鍾爲天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  
前注義同云林鍾生於未之氣者大師注義同唐郊祀錄引三  
禮義宗云函鍾以函容爲義未爲土能含容萬物云未坤之位  
者周易乾鑿度云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  
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  
之外天社地神也者輿釋文作與云本亦作與案與卽輿之誤  
賈疏云案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坤位  
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也詔議案乙巳占云東井輿鬼泰

之分野於辰在未爲鶴首天社與東井輿鬼相近故鄭據以爲說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者大師注云黃鍾子之氣也乙巳占云須女虛齊之分野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爲支枵也故黃鍾亦爲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爲宗廟者賈疏云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爲宗廟之宮也云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者鄭誤以此經三樂並以宮角徵羽合成一調既云三者爲宮則各於本宮起調求其相生之次得角徵羽故云用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者賈疏云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厯八相生還從陽數也程瑤田云賈疏以注中從陽數數字作上聲讀謂天宮夾鍾乃陰聲而其陽則無射此宮數相

生之法當從無射陽聲數起故其陽無射句下不添不用二字者非不用也若用之是從陰數起矣依疏言凡言不用者卑之陰不當卑陽故知非不用乃不能用耳天宮夾鍾卯氣陰呂無射戌氣陽律卯戌相合故曰天宮之陽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以下皆鄭以意推之以強圓其每祭宮角徵羽爲一調而律次與本宮不相應之說也賈疏云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詒讓案中呂已氣林鍾未氣己未位皆在南方鑑鑒祠位也云中呂上生黃鍾者謂黃鍾無所嫌故用爲角也云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者賈疏云亦嫌不用也云林鍾上生大簇者大簇亦無所嫌用

爲徵也云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者程瑤田  
云無射既不能用南呂與之同位故亦不用也詒讓案南呂西  
氣無射戌氣酉戌並在西方故亦同位云南呂上生姑洗者姑  
洗亦無所嫌用爲羽也云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  
南呂南呂上生姑洗者大簇南呂姑洗並無所嫌故用爲角羽  
徵也賈疏云南呂爲羽先生後用姑洗爲徵後生先用程瑤田  
云賈疏謂地宮羽爲先生後用徵爲後生先用人宮徵爲先生  
後用角爲後生先用蓋謂角徵羽以絲多者居先相次而用之  
也然則天地二官宮皆在徵羽之間其角徵二音絲皆多於宮  
音豈宮音宜用倍律與案依鄭所說則經文先後次序不與律  
呂相生之次相應賈程二家強爲之說鄭意或當然也云人宮

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者程瑤田云凡言辟之者鳥之故林鍾爲地宮辟之云林鍾上生大簇者大簇亦無所嫌用爲徵也賈疏云大簇爲徵先生後用也云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者程瑤田云無射爲天宮之陽當辟而南呂則與無射同位故亦辟之云南呂土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者程瑤田云南呂酉氣姑洗辰氣辰酉相合南呂既辟姑洗因亦辟之云姑洗下生應鍾者應鍾亦無所嫌用爲羽也云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者賈疏云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相配合故又辟之程瑤田云林鍾未氣蕤賓午氣午未相合林鍾既辟蕤賓因亦辟之云蕤賓上生大呂者大呂亦無所嫌用爲角也賈疏云大呂爲角以終

多後生先用也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天宮既從  
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避之至於南宮姑洗合地於天  
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  
隔絕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及不用之義  
者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取知之不取者是嫌不用人鬼不  
取者是尊而避之也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  
羽者鄭月令注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  
不過宮細不過羽此天宮圓鍾長七寸強迭生至黃鍾長九寸  
蓋多者濁故爲角太簇長八寸始洗長七寸強數少故爲徵羽  
埴地宮人宮並放此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賈疏  
云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

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出人聲生單出曰聲雜出曰音泛論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江永云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謂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尚柔商堅剛未必然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苟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說案江說略本唐趙慎言奏孔廣森亦同江說又據樂記聲淫及商非武音也譜周樂無商均皆深得其義隋音樂志引干注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人謙以自牧也案于說迂曲難通不足馮也孔廣森又云天神之樂圓鍾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黃鐘子大呂丑大簇寅圓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爲用者也

無大呂者大呂爲商也地而之樂林鍾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族大族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爲用者也無黃鍾者亦黃鍾爲商也宗廟所用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大族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案孔謂三樂取相次相生相合說本陳祥道於義亦通陳澧云周禮三大祭之樂鄭注以爲三宮則角徵羽所用之律皆不合且但有宮角徵羽而無商其說難通魏書樂志載長孫稚祖瑩表曰臣等謹詳周禮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莫曉其旨隋書音樂志載牛弘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議曰周禮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諾之理案此皆不言鄭注之誤而

反以疑絳然鄭注之誤亦因此而明矣考舊唐書音樂志圓丘樂章圓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大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以上六變汾陰樂章林鍾宮大簇角姑洗徵南呂羽各再變享大廟樂章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大簇徵二成應鍾羽二成摠九變此唐人依倣周禮三大祭之樂其圓鍾宮三成則圓鍾爲宮自爲一調也黃鍾角大簇徵姑洗羽各一成則黃鍾爲角又爲一調大簇爲徵又爲一調姑洗爲羽又爲一調也林鍾爲宮以下皆仿此然則唐人解周禮之宮角徵羽乃宮角徵羽四調非一調中之宮角徵羽四聲也惟其各爲一調故謂之變也唐會要載開元八年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周禮二二處大祭俱無商調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

殊周室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此說亦可證宮角徵羽各爲一調故可以請去角調而用商調此皆周禮之定解其說必有所出而今不可考矣又云十二均轉爲六十調似復而非復也通典云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黃鍾之均大呂之均大簇之均五正律夾鍾之均黃鍾爲羽黃鍾正律聲長用其子聲姑洗之均大呂爲羽大呂正聲長用其子聲案子聲者半律也凡樂一均以一律爲主黃鍾均以黃鍾爲主餘十一律依次而下皆正律也大呂均以大呂爲主餘十律依次而下皆正律其末則黃鍾半律也大簇均以下皆以此推之故宗廟樂既有黃鍾爲宮方正樂之南呂爲羽亦以黃鍾爲宮此似複矣然而不同者宗廟用黃鍾均其宮商角徵羽五聲皆正律也方正用南呂均

惟南呂爲羽用正律其宮商角徵四聲皆半律也此所以不同也宗廟既有大呂爲角方丘之姑洗爲徵亦以大呂爲角然而非稊也一用大呂均一用姑洗均也圓丘宗廟既有大族爲徵圓丘之姑洗爲羽方丘之函鍾爲宮亦以大族爲徵然而非稊也一用大族均一用姑洗均一用來鍾均也均不同則或用正律或用半律皆不同此其所以不稊也案陳說是也三大祭之樂每祭皆四調圓丘首用圓鍾宮調則仲呂商林鍾角無射徵黃鍾半律羽也次用黃鍾角調則夾鍾徵仲呂羽夷則宮無射商也次用大族徵調則姑洗羽林鍾宮南呂商應鍾角也次用姑洗羽調則林鍾宮南呂商應鍾角大族半律徵也方丘首用函鍾宮調則南呂商應鍾角大族半律徵姑洗半律羽也次用

大族角調則仲呂徵林鍤羽無射宮黃鍤半律商也次用姑洗  
徵調則蕤賓羽南呂宮應鍾商大呂半律角也次用南呂羽調  
則黃鍤半律宮大族半律商姑洗半律角林鍤半律徵也宗廟  
首用黃鍤宮調則大族商姑洗角林鍤徵南呂羽也次用大呂  
角調則姑洗徵蕤賓羽南呂宮應鍾商也次用大族徵調與闔  
丘同次用應鍾羽調則大族半律宮姑洗半律商蕤賓半律角  
南呂半律徵也自鄭賈誤說以宮角徵羽合爲一訛遂使五音  
有闕律呂不諧後儒不悟因以疑釋惟唐人闔丘樂章依放周  
樂冥符經指自朱子及近儒李光地吳廷華秦蕙田江永惠士  
奇孔廣森莊存與徐賚原並知四聲各自爲調無商均非無商  
聲而未能大暢其說惟陳氏所論最爲精折而其據唐樂以證

周制尤爲塙鑿今備錄之以刊舊註之誤集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者此無正文先鄭以意說之二鄭說雷靈路三鼓並多面其說未塙詳鼓人疏云雲和地名也者輿地書未見未詳所在云靈鼓靈鼗四西路鼓路鼗兩面者並以雷鼓雷鼗六面差之各降殺以兩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者據左文七年傳文賈疏引舊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楚辭離騷云奏九歌而舞韶兮又云歌九辨與九歌王注云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是秦漢人以九德之歌爲禹時樂歌故爲古文書大禹謨亦采左傳文賈疏謂質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

秋非也九德之歌蓋於肅登歌廟奏之樂章在六詩雅頌之上故瞽矟云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是也云玄謂雷鼓謂震八面靈鼓靈鼓六面器鼓辟鑼鑼四面者此不用先鄭說也鼓人注說三鼓義並同宋書樂志亦依後鄭義云孤竹竹特生者者書禹貢繹陽孤桐爲孔傳云獨特也特生桐中琴瑟此孤竹亦特生之竹中爲管者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孤竹之管辟綜注云孤竹國名出竹案辟說與下孫竹陰竹文例不合非也云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者末舊本誤未今據宋余仁仲本及明注疏本正段玉裁云枝根謂根之橫生者韓非解老所謂蔓根今俗所謂竹鞭是也鞭所行之末生竹曰孫竹案段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枝木別生條也枝根末生亦謂竹根旁出別生其未成竹

賈疏云案詩毛傳云枝榦也榦卽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也是也但引詩傳與經義不相應今毛詩亦無此文蕭氏三禮圖引詩傳及疏述注枝並作枝則疑賈所見本注枝字實作枚詩周南汝墳傳云枝曰條孫曰枚賈蓋卽引彼文枚根義難通賈緣誤爲釋不足據也云陰竹生於山北者者此與山虞仲夏斬陰木義同並謂生山北爲陰也云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者楚辭九歌大司命云踰空桑兮從女王注云空桑山名又大招云魂乎歸徯定空桑只注云空桑瑟名也古者弦空桑而爲瑟或曰空桑楚地名山海經東山經云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渴澤郭注云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高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漢書樂志郊祀歌空桑琴瑟絲信成  
顏注引張晏云傳曰空桑爲瑟必一彈三歎祭人質故也師古云  
空桑地名出善木可爲琴瑟也案鄭唯云空桑山名不詳所在  
東山經之空桑山亦未能確指其處據高說則卽左昭九年傳  
之窮桑杜注云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名在魯北是也而大  
招王注後一說又以爲楚地二家皆不云山名蓋並與鄭義異  
不徒空桑竝竝直以桑木爲釋矣龍門者書禹貢云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爲孔傳云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漢書地理志云左  
馮翊夏陽禹貢龍門山在北案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境文  
選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斫斲以爲琴  
卽此雲和山未詳所在鄭以空桑龍門並是山名故雲和亦不

從先鄭說也云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者據前六樂作大與九形近磬韶古今字經例作磬注例用今字作韶楚辭遠遼九韶歌王注云韶舜樂也九成九奏也又離騷注云九韶舜樂也尚書鵩韶九成是也淮南子齊俗訓許注汜論訓高注說苑同劉敞王安石王應麟亦並謂九磬卽書所謂九韶曾剗云莊子至樂九韶之樂史記五帝紀禹乃興九韶之樂是也韶招古今字耳不必破九爲大也丁晏云呂氏春秋古樂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作九磬於義亦通鄭讀从大韶因上言舞大磬也案丁說是也九招亦見山海經大荒西經墨子三辭篇劉王詔家續九如字亦通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展之卽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疏凡樂事者通晐下大祭祀大饗大射大食大

獻諸用樂之事與彼爲日也云大祭祀宿縣者賈疏云舉大祭  
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  
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言宿縣  
者皆於前宿豫縣之詔讓案宿謂祭前之夕也大射儀云樂人  
宿縣與大宗伯世婦大史諸職宿爲申戒異縣卽官縣樂人亦  
卽大司樂眾官屬之通稱也燕禮在寢亦云樂人縣注云國君  
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爲燕新之彼路寢有常縣之樂燕直新之  
而已大祭祀在廟中此中本無常縣故必先夕特縣南齊書禮  
志蔡仲熊議云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注云叩聽其  
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者鄉師注云展猶整具也又大胥注云  
展謂陳數之此注兼彼二義以經云以聲展之聲卽典同十二

聲之等謂先叩擊鑼其聲乃更整具陳次之以察其器之完否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王出入則令奏王夏者此令奏並謂令樂

官奏鐘鼓以爲出入之節卽笙師所謂賦樂漢書禮樂志說叔孫通制宗廟樂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薛肆夏也蓋放周禮王入奏王夏此三夏所用並據祭祀而言其常時王出入則奏肆夏樂師云行以肆夏是也賈疏云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升祭壇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者釋文尸作屍云本亦作尸阮元云說文尸陳也屍終主也屍爲假借諭譜案經例凡祭尸字並作尸釋文與全經字例不合不足據賈疏云

謂戶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詔讓案御覽樂部引尚書大傳說舜樂云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鄭注云始謂戶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彼始卽此戶入亦奏肆夏則周沿虞夏法與云牲出入則令奏昭夏者賈琳云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燭肉與體其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戶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注云三夏皆樂章名者卽鍾師九夏之三也曲禮讀樂章孔疏云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鍾師九夏注云夏皆詩篇名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是尊以九夏爲詩頌之類以入樂言之則謂之樂章然其說未確詳參師疏師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卽以往疏師國子而舞者亦冢上大祭祀爲文舞而云

凡小祭祀則不與舞然則中祭祀大司樂亦帥國子舞之可知注云當用舞者帥以往者賈疏云凡興舞皆使國之子弟爲

之但國子人多不必一時皆用當遞代而去故選當用者帥以

往爲舞之處也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饗饗賓客也不

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

夏肆夏疏

大饗

不入牲者賈疏云凡大饗有三案禮器云郊血

大饗腥鄭云大饗祫祭先王一也郊特牲云大饗尚殷脩謂饗

諸侯來朝者二也曲禮下云大饗不間十謂摠饗五帝於明堂

三也此經云大饗與郊特牲大饗尚殷脩爲一物言不入牲謂

饗亦在廟其祭祀則君牽牲入殺今大饗亦在廟諸侯其牲在

廟門外殺因卽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詒讓案大饗諸

侯樂與大祭同故左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孔疏謂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是也注云大饗饗賓客也者卽掌客天上八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壹饗是也賈疏云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云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者入牲非大司樂夙掌經欲言大饗奏樂如祭祖惟無牲出入奏昭夏之事故特詳之也云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主頁肆夏者賈疏云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案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爲陔夏彼賓出入奏陔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陔夏爲陔夏者彼鄭注大饗爲祫祭先王祭未有燕而飲酒有賓醉之法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

同故破肆貢爲陔夏此大賛賛諸侯來朝則左傳云贊以訓恭  
儉設几而不簡爵盡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  
肆夏與戶出入同也詔讀案祭祀主於事戶大贊主於事賓故  
以賓如戶禮大射儀注引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卽據此文以  
義改之也金匱云天子諸侯之樂以金奏爲第一節然金奏所  
以迎賓送賓祭祀以迎戶送戶始終皆有之大司樂云王出入  
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是知終始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賓入  
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證戶出入  
皆奏肆夏則賓出入不宜有異鄭注禮器乃破肆爲陔失之案  
金說是也孫希旦說同禮器郊特牲所說正足證大贊賓出入  
奏肆夏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又云

入門而金作不情也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肆夏樊遇果天子所以享元侯據此諸文是天子贊諸侯及諸侯自相贊賓出入皆奏肆夏矣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彼注以爲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大射儀諸侯未射以前燕羣臣之禮與燕禮同是諸侯贊燕卿大夫亦得奏肆夏矣然其禮則小異金氏又云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而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卽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蓋謂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奏乃得備二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案金亦說以是也又大射禮賓入奏肆夏禮終賓出則仍奏陔燕禮記說以

樂納賓之盛禮不言出奏肆夏疑亦如常燕之禮奏陔夏則與  
大賛之出奏肆夏亦異然則賓出入皆奏肆夏者惟天子贊來  
朝諸侯及諸侯自相贊乃然其天子贊三公及畿內諸侯當亦  
用此禮若天子與諸臣及來聘陪臣贊燕則當如諸侯燕羣臣  
之禮至諸侯與聘使贊燕禮禮經無文疑當如燕禮以樂納賓  
法鄭注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謂賓兼朝聘殆以門庭小  
差偶未析別貴則不盡同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  
駟虞驟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驟虞爲節疏大射王  
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驟虞者謂將祭郊廟擇士而與諸侯  
卿大夫士射王出入於大學辟雍之樂貢疏謂在西郊虞庠誤  
詳司裘及前疏令奏者鍾師奏王夏大射小師奏驟虞皆大司

樂與樂師令之若大射儀樂正命大師奏樂是也金器云古者作樂堂上有歌堂下有奏歌者以琴瑟歌詩也奏者以鐘鼓奏九夏也鄉飲酒禮燕禮前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言奏陔大射儀前後言奏肆夏奏陔中言歌鹿鳴三終左傳言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是奏爲九夏詩則言歌而不言奏也乃鄉射言奏騶虞大射言奏猩首騶虞猩首皆詩也詩何以言奏此蓋不歌於堂上而奏於堂下者也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是工在堂下也後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乃奏騶虞以射無升階之文大射奏猩首亦然是奏騶虞猩首在堂下明矣詩必須歌奏必以鍾鼓此奏

驕虞狸首蓋歌奏並用不以琴瑟而以鼓也大師云大射帥瞽  
而歌射節鄉射記云歌驕虞若采蘋皆五終是驕虞狸首皆必  
歌之矣然謂之奏當與金奏肆夏相似知其不用琴瑟也鄉射  
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  
歌五終大射亦云不鼓不釋據此是射歌驕虞狸首專用鼓不  
用鐘也九夏爲樂章之大者故鐘鼓並用而以鐘爲主謂之金  
奏驕虞狸首以爲射節鼓是節樂之器故專取鼓以節歌卽以  
節射且鼓在堂下歌必就鼓可使鼓者聽之審而射節不差也  
由是言之驕虞狸首之奏與九夏之奏異而與鹿鳴文王之歌  
亦不同矣案金說是也徐養原說同注云驕虞樂章名在召  
南之卒章者謂召南十四篇驕虞爲末篇詩周南孔疏云卒篇

謂之章者乘上駕虞爲樂章故言召南之卒章也云王射以騶虞爲節者據樂師文詳彼疏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疏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者諸侯謂射耦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以弓矢舞卽鄉大夫鄉射五物五日興舞是也天子大射賓射蓋亦有之故大司樂詔告其儀其燕射則樂師詔射夫舞詳鄉大夫疏注云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者賈疏云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挾三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王引之云舞謂樂舞故大司樂詔之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殆失之案王說是也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大食

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

疏

王大食三宥者此與膳

夫爲官聯也宥明注疏本及盧本釋文並作侑非嚴可均云說文侑或作侑耦也宥寬也以耦寬爲勸助字本假借儀禮聘禮以侑幣有司徹乃議侑于賓鄭彼注並云古文侑皆作宥左莊十八僖廿五年傳命之宥廿八年傳命晉侯宥儀禮有古文左傳周禮亦爲古文故統借宥字爲之而膳夫以樂侑食雜以今文則轉寫失之耳案嚴說是也三宥者特牲饋食士禮尸食再侑少牢饋食大夫禮尸食三侑天子諸侯大食蓋亦三宥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三侑之不食也蓋通祭禮食禮言之論語微子篇云亞飯干適楚三飯綈適蔡四飯快適秦膳夫賈疏引鄭彼注謂皆舉食之樂何氏集解引孔安國包咸注說略同姚文

田云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與以樂則有三宥初飯不得有宥亞飯三飯四飯各一宥黃以周云論語無初飯者初飯正食不宥無其官也玉藻云君未覆手不敢殮鄭注殮勸食也殮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無待勸臣不敢殮亦卽正食不宥之意也玉藻又云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既卒也卒食謂卒正食正食隨意取飽本無飯節故不日初飯既正食後殮之以三飯合前正食爲四飯正食不宥亞飯則一宥三飯則二宥四飯則三宥故云王大食三宥王平居自食三宥而止故臣之殮君亦三飯而止案姚黃說是也論語亞飯干等漢書古今人表列於殷時顏注引鄭論語注說以爲周平王時人則亦是王官蓋大司徒之屬不知塉爲何官也云

告令奏鐘鼓者奏路寢常縣之樂也荀子正論篇云曷莫而饋哉鼓王之食樂也詩小雅鼓鐘伐鼈臯鼈字通則此王大食所奏之鼓卽鼈鼓也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者朔月月舊誤日今據宋婺州本岳本及注疏本正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有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旣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則大司樂不令奏鐘鼓亦有樂侑食矣知日食有樂者案膳夫云以樂侑食是常食也案依貨說則此官唯王大食令奏常食則否攷大戴禮記保傅篇說王后就宴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盧注云大師瞽官以此推

之王燕居自當有樂官御左右玉藻云御磬幾磬之上下亦是也若然王燕食有樂或大師令奏與云宥猶勤也者膳大夫注義同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疏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者此與大司馬爲官聯也注云大獻獻

捷於祖者賈疏及大司馬疏並引鄭志云趙商問夏官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日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賈大司馬疏又申之云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論議案王制

云出征按御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魯頌泮水云在泮獻  
軾則大師尙有獻捷於學之事大師樂掌學政則獻學時亦當  
令奏愷樂經注並不云獻學者亦文不具也云愷樂獻功之樂  
者說文豈部云愷還師振旅樂也又云愷康也又心部云愷樂  
也愷卽豈之借字大司馬注云兵樂曰愷引司馬法曰得意則  
愷樂愷歌亦喜也司馬法仁木篇云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愷字  
通作凱賴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短簫鐃歌軍樂  
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  
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崔氏古今注說略同蓋  
並約此職及樂師文案愷樂愷歌當自有樂章但與漢短簫鐃  
歌未必同耳今無可攷云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

漢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者左僖二十八年傳晉敗楚於城濮  
師還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先鄭  
以彼振旅愷與獻俘連文卽此大獻奏愷樂之事故引以爲證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  
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  
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傀猶  
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賓及震裂爲害者去樂  
藏之也春秋傳曰王午猶釋萬人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  
之可知疏令去樂者聞遇非常大災則命樂官盡屏藏諸樂縣  
樂器示不舉也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者廣雅釋詁云鎮重  
也賈疏云以職方九州州各有鎮山皆曰其大者以爲一州之

鎮故曰山之重大者也但五州五鎮得入嶽名餘四州不得嶽名者仍依舊爲鎮號故四鎮也云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嵩冀州之霍山者並詳職方氏疏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升州名五山所在並據職方氏文案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其一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卽此注所本其一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大宗伯注所說者是也賈疏云以周處篇京在五嶽外故鄭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正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爾雅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卽宗伯注是也以嵩與華山俱屬

豫州雍州無嶽名此經欲見九州俱有災變之理故注據西都  
吳嶽爲西嶽而說耳邵晉湧云周營成周宅於土中四方所相  
會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中  
庸云載華嶽而不重舉華嶽可以該五嶽邦畿裔嶽四方所仰  
止東岱北恒南衡所爲三面環拱也鄭君以爾雅所言五嶽前  
後異文互見於注迺未定之論舜典孔疏求其說而不得遂以  
鄭注爲更見異意大司樂注主災異而言其五岳正名必取嵩  
高爲定解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  
王制云五嶽視三公脩其秩祀國有典常如謂可權立其名則  
秩祀亦無定所成周制禮必不其然大宗伯所言五嶽主祭祀  
大司樂所言五嶽主災異則是中嶽之祀在嵩高而吳嶽不與

焉五嶽間有災異在吳嶽而嵩高不與焉以吳嶽爲五嶽處其或有震裂而存去樂之文以嵩高爲五嶽即可信其終古無震裂乎職方氏九州之山鎮無嵩高以會稽沂山醫無問霍山爲四鎮則華嶽岱衡爲五嶽而不指嵩高其明證矣何休公羊注引尚書巡狩四嶽之文而益其下云還至嵩如初禮白虎通義引尚書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或以此爲唐虞五嶽有嵩高之證殊不知虞夏書四岳而外惟霍太山有太岳之稱是爲唐虞之五嶽知周以前不稱嵩高爲岳則無疑於吳嶽之爲岳詩崧高疏引鄭志雜問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嵩高鄭君釋五嶽此爲定論矣金鵠云岱衡華恒霍大唐虞與夏之五嶽也岱衡華恒

嵩高殷之五嶽也岱衡華恒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以後復用  
殷制秦漢因之至于今不易也王者之設四嶽所以爲巡狩朝  
諸侯之地也白虎通云嶽者猶也猶功德也言天子時巡至于  
方嶽猶考諸侯之功德而行賞罰也然則方嶽所在必各視諸  
侯之便俾不勤於行東方諸侯會於岱南方諸侯會於衡西方  
諸侯會於華北方諸侯會於恒雖少有遠近之殊而要不甚相  
遠未有不便者也此四岳之名唐虞夏殷周歷代所不變也至  
于中嶽非巡狩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以其在邦畿之中謂  
之中嶽中嶽之名歷代隨帝居而移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  
都晉陽皆在冀州之域故並以霍大山爲中嶽殷湯都西毫在  
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故以嶽

山爲中嶽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者爲殷制矣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是嶽山卽禹貢汧山也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得專稱嶽也四嶽皆舉其名不得專稱爲嶽而中嶽獨得專稱所以尊京師也此山逼近西戎附近罕有諸侯其與古西嶽華山相去幾及千里苟以爲西嶽使西方諸侯畢朝于此毋乃不便乎且汧縣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仍朝于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也堯典王制皆言西巡狩至于西嶽今汧縣爲巡狩所不至何爲虛設西嶽乎以嶽山爲西嶽其說本於鄭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四嶽果如此

說是西嶽必在帝都之西也然舞都蒲坂在華山之北何得以  
華山爲西嶽乎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  
法夫方岳爲朝覲之所望秩之典豈可權立乎嶽山既不得  
爲西嶽則華山不得爲中嶽矣故知周之五嶽仍以華山爲西  
嶽朝會諸侯待以嶽山爲中嶽表明京都也嵩高在虞夏時謂  
之外方其不以爲中嶽甚明今名嵩高者風俗通曰嵩者高也  
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嵩高之名取義於尹吉甫之詩其  
在東遷以後可知也中嶽謂之嵩高見其特高且大異於岱衡  
華恒猶霍山吳山之專稱嶽也嵩高一名大室疑殷時中嶽未  
名嵩高而謂之大室明堂五室大室在中正如天下五嶽嵩高  
在中故名之也左傳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司馬侯是

東周時人而以大室與四嶽並數可知東周之五嶽有嵩高而無吳嶽也釋山首尾載東西周之五嶽其名不同鄭君不得其說故兩解不定也周都鎬京中嶽必以嶽山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高正在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渝於戎狄故因殷制以嵩高爲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制故五嶽之名不改釋書起於周末孝經緯鉤命決有云中嶽嵩高語時制也太史公封禪書及尚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說文皆無異說蓋東周五嶽本如是而先秦古書悉如是不特爾雅有此文也案金說是也林喬蔭說同五嶽所在亦並詳嚴方氏疏云魄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者哉羣書治要引作灾下同案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膳夫疏說文人部云魄

偉也周禮曰大傀異災重文瓊傀或从玉瓊聲偉奇也段玉裁  
云經言大傀異裁以別於下文大裁也阮元云傀異裁裁之傀  
異者非常之變也云若星辰奔質者謂天之奇變也爾雅釋天  
云奔星爲徇約郭注云流星開元占經流星占引爾雅舊注云  
流星大而疾日奔公羊莊七年經星質如雨是星辰奔質之事  
也云及震裂爲害者者謂地之奇變也春秋文九年經九月癸  
酉地震公羊傳云地震者何動地也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  
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  
震開元占經地占引春秋考異鄭云臣恣地裂赤牘漢書五行  
志云世祖建武二十六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  
裂壓殺人是震裂之事也云去樂藏之也者惠棟云古人皆謂

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崩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寢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詒讓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密藏日弃去弃古今字既夕記云徹琴瑟注云去樂蓋去之云者舉內外大小樂器盡藏之左成五年傳云山崩川竭徹樂杜注云息八音卽其義也引春秋傳者宜八年經云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王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注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賈疏云鄭答趙商云於去者爲

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卽萬入是也案春秋經去籥爲祭樂故賈後疏謂此經據廟中之樂攷曲禮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爲之不樂食王食在寢則路寢常縣亦去之矣鄭以彼云去與此同舉以證義耳不定指去廟樂也云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者據春秋經傳以去籥別於萬入明去謂不入然此鄭隨文爲訓實則凡徹樂並得云去不關入不入也故昭十五年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彼樂已入而徹出之亦得云去與宣八年經事異而義同也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亦與此義同大札大凶大戒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瘡也凶四年也戒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疏大札大

凶大戎者大司徒賈疏引此經大凶上有大荒二字羣書治要  
引亦有大荒而在大戎下與賈所引小異疑唐時別本有此二  
字據注以凶年釋大凶膳夫大司徒注並釋大荒爲凶年則凶  
荒是一經不宜更有大荒二字別本非也云大臣死者賈疏云  
則大夫已上是也論議案雜記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  
爲士比殯不舉樂然則士喪君蓋縣而不舉其大夫以上則弛  
縣蓋亦以卒哭爲節也云凡國之大憂者賈疏云謂若禮記檀  
弓云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是也云令弛縣者命大師服除  
釋金石之縣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祭事不縣注云縣樂器鍾  
磬之屬也周書大匡篇云維閭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  
臨合孔注云牆合所謂宮縣也樂縣詳小晉疏注云札疫瘡

也者勝夫注同云凶凶年也者與勝夫大司徒司服之大荒義  
同管子八觀篇云其稼凶三之一者命日小凶三年而大凶互  
詳司馬法疏云裁水火也者裁亦當作災此與大宗伯禍裁義同  
詳彼疏云弛釋下之者說文弓部云弛弓解也引申之爲凡器  
物解釋不用之義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諸侯不釋縣  
弛縣卽釋縣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弛侯范注云弛廢  
也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師氏弛其兵亦並取弛釋之義賈  
疏云樂縣在於虞釋下之上文云去樂據廟中縣之樂去藏之  
而不作此文據路寢常縣之樂弛其縣互文以見義也去者藏  
之亦先弛其縣弛縣亦去而藏之但路寢常縣故以縣言之也  
案大札大凶大裁輕於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愧異裁大臣死

轉於諸侯薨則其禮亦當有隆殺經於上云去樂此云弛縣明以別文示異不當如賈說并去與弛爲一也竊謂去樂者斂凡樂器一切盡藏之府庫弛縣則直弛金石之縣而已不必盡藏去也大司徒十二荒政九日蕃樂杜注讀爲藩樂彼亦謂藩蔽不令人見與此弛縣正同管子霸形篇云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尹注云併除也彼伐縣卽此弛縣併當讀爲屏屏築卽此去樂賈謂去樂據廟中之樂弛縣據路寢常縣經互文以見義非也云若今休兵鼓之爲者休兵鼓謂偃兵息鼓漢時遇災喪蓋如是故以爲況諦釋鄭意蓋亦以弛縣爲但弛在縣之鐘鼓等與去樂異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箚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以圓之聲若桑閒濮上慢聲情慢不

泰疏

凡建國者謂始建王國及諸侯國也賈疏謂專屬新封侯

國未陔云禁其淫聲過聲四聲慢聲者憲禁令獻樂官不得作也漢書禮樂志云自雅頌之典而所承喪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始之聲爲設禁焉卽本此經慢卽慢之借字荀子王制篇云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大司樂禁四聲卽廢其非雅者也

注云淫聲者鄭衛也者謂淫亂之聲也王制云作淫聲殺注云淫聲鄭衛之屬也梁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又云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諭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滌消之水男女聚會詬訟相感故云鄭聲注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屬觸之

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二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鄭聲淫白虎通義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惲案凡言鄭衛淫聲者謂其聲淫非謂其詩也鄭衛詩雖有說婦人者故不在禁放之列矣此當從今文論語及白虎通說爲正許君以鄭詩爲說非也賈疏亦藝許說以衛爲三衛之詩並不足據至左傳說以淫聲爲煩手淫聲公羊莊十七年傳徐疏謂服虔說同云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此尤非鄭義又詩小雅鼓鐘孔疏引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亦非此淫聲之義云過聲失哀樂之節者賈疏云若玉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上下謂哀樂瞽人歌詩以察樂之哀樂使得

哀樂之節若失哀樂之節則不可也云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  
濮上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  
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又史  
記樂書云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  
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卽去之晉見晉  
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日今者來聞新聲請奏  
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曠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間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是所謂濮  
上之聲也鄭樂記注亦據彼爲釋云慢聲情慢不恭者說文心  
部云慢情也賈疏云謂若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齊音激僻情

志卽是惰慢不恭者也。訛讀案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非此輕慢聲之義大喪涖厥樂器涖臨也。廣輿也。臨笙師鑄師之屬與樂器也。興謂作之也。疏大喪涖厥樂器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此謂陳明器。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翼虞周書器服篇云：明器樂錫環參笙一竽皆是也。旣夕禮云：陳明器無祭器。鄭彼注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又云有燕樂器可也。注云：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然則王及后世子之喪凡祭燕所用之樂器悉廢之矣。注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厥興也者司裘注同案此說非也。厥當訓爲

陳厥樂器猶樂師云：陳樂器皆謂葬前一日陳於廟庭也。詳司

奏疏云臨笙師鑄師之屬興樂器也者賦曉笙師鑄師籠師職  
皆云大喪曉樂器司干云大喪曉舞器典庸器云大喪曉筍虞  
此官通曉之也云興謂作之也者謂興象生時樂器而作之此  
說亦非也詳司奏疏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疏及葬藏樂器亦如  
之者此與冢人爲官聯謂葬既空諸官藏所廢之樂器此官亦  
治之也樂器蓋亦藏於椁中見內喪大記云棺椁之間君容柷  
謂藏樂器也詳冢人疏賈疏云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鑄師等  
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周禮正義卷四十二終